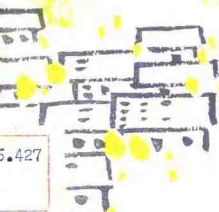


万家春

现代戏曲



5.427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万 家 春

(戏 曲)

张 方 李 述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75 字数54,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300

书号：10096·812 定价：0.21元

人物

辛月梅 三十多岁，女。

1. 1991年12月1日以前

第 一 场

〔初秋。

〔丁凯家院内。台左竹篱短墙。墙上爬满牵牛花。左边露新房一侧，窗上大红双喜字，门框贴有鲜红的对联。上联：“革命伴侣红花并蒂相映开”，下联：“深情战友紫燕双飞试比高。”横额：“双喜临门”。院内一树碧桃，果实累累。树下有一石墩。门上有挂帘。帘下有一丛叶繁花茂的玫瑰。

〔幕在欢乐的乐曲声中轻启。一男社员忙着擦拭院中的桌椅，二、三女社员忙着摆喜糖、烟茶，如穿梭上下。

〔幕后双喜高喊：“闲人闪开，新人驾到！”“闲人闪开，新人驾到！”一群小孩跟着喊：“闲人闪开，新人驾到！”

〔喜庆的唢呐声响起。帮忙的群众从后院涌上，争看新人。

〔方嫂解着围裙从后院急上，忙着掸土、整衣。丁父拖着长把笤帚从屋另侧上。丁母穿上一件新褂子，扣子尚未系好，拿着一件男式新褂子从屋内

走出。

丁 母 他爹，快快快！

〔丁母夺过笤帚扔掉，忙给丁父换新衣。

方 嫂 大妈，快快快！

〔方嫂忙给丁母系扣子。

丁 母 他嫂子！

〔丁母忙给方嫂抻后衣襟。

〔丁父忙清理家中杂物。

〔三人忙做一团。

〔燕燕挑一串鞭炮，双喜吹着红绸结扎的唢呐，后跟一群小孩，熙熙攘攘。

〔丁父、丁母等煞有介事地准备迎亲。

燕 燕 （边走边喊）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

方 嫂 （拉燕燕至台口）瓜女子，莫叫新娘子，要叫妈妈。

丁 父 燕燕，快点炮！

燕 燕 等我爸爸接的新娘子来了再点。

方 嫂 哈，还没来？（发现双喜在擦唢呐）哎，双喜，你胡吹的啥吗？

双 喜 我这是先演习演习。

方 嫂 我把你个冒失鬼！

众 孩 哈！冒失鬼、冒失鬼……（和双喜嬉闹）

双 喜 （举着鞭炮边跑边吆喝）放炮走！放炮走！

（下）

〔孩子们哄笑追下。

〔丁父望着热闹场面，畅怀大笑。丁母把笤帚塞给老伴，指示他继续扫地。燕燕抢过笤帚，扛下，丁父随下。丁母、方嫂又复忙碌起来，进后院。

〔二婶持精巧的竹篮上。易嫂持篮，领盼盼上。盼盼手里拿着用翠竹挑起的一串红枣。

易嫂 二婶子，二婶子！（婶止步）你还扭达了个快呀！

（揭花巾看篮内）哎哟，拿的核桃、枣，给新娘子压炕呀？

二婶 早生贵子，合好百年么。你呢？

易嫂 一样，一样。哎、二婶子、咱俩个今几个给新娘子压炕冲喜，说不定真能沾个光，你抱个男孙子，我养个胖儿子哩。

二婶 咧还把人高兴死咧，嘿……

易嫂 嘻……

〔二人笑做一团。

老保管 （戴老式花镜上）一串串，得是捡了个儿子，高兴成这了？

易嫂 老保管，才来呀。（向后院高喊）吃喜酒的来了！

〔丁父、丁母、燕燕上。

众人 （互打招呼）

二婶子！

老嫂子！

老保管！

大兄弟！

大伯！大妈！

他嫂子！

（向丁父、丁母）恭喜，恭喜！

丁 父 同喜、同喜。（忙拿烟糖招待客人）

〔易嫂满院转着，欣赏新房的外观。〕

易 嫂 哎哟，你们都看，丁大妈的巧手，剪的这窗花、喜字。

方 嫂 大妈眼花了，这是新娘子辛月梅的手艺。

二 嫂 哎哟，看这门帘子，喜鹊闹梅就和真的一样！

丁 母 这是月梅编下的。

燕 燕 婶奶奶，看我的新衣裳！

易 嫂 （端详）哎哟哟，真个俊样，可身！

丁 母 咧都是月梅的针线。你再看娃给我做的千层底的鞋——（抬脚，几乎站不稳）

丁 父 （急扶）哎哎哎，老伙计，再不要卖派了，小心绊倒了着！（众笑）

易 嫂 大伯，莫怪大妈高兴哩，你这儿媳妇呀，不光人勤手巧，人家还福大命好。

老保管 你还讲迷信呢。

易 嫂 你看么——丁大夫早年间招祸，好不凄惶，自打跟这新娘子谈上，一下子交了好运，反也平了，官也

当上了。

二 婶 挨上这么个福命人儿，咱隔壁四邻都沾光呢。

众 你老俩的好福气啊！

（唱）

百里挑一媳妇好，

老来有靠福气高。

喜盈门庭吉星照，

满树碧桃笑弯腰。

哈哈哈……

易 嫂 二婶子，走，给新娘子压坑走，（转身取枣，见盼盼正吃得有滋有味）啊，好你个馋嘴猫，把你兄弟活活吃光了！

〔易嫂打盼盼，丁母、二婶子忙挡，盼盼藏燕燕身后，象老鹰捉小鸡。〕

方 嫂 （笑弯了腰）哎呀，红枣咋可成了她兄弟？！

老保管 迷信罐罐子，冲喜抱儿子哩。

丁 父 （趁易不留神，抓下一把枣给盼盼）给，狗狗娃，尽管吃，咱不信她咧迷信。

〔双喜跑上。〕

双 喜 来了，来了！这回真的来了。

〔燕燕拿起鞭炮忙跑下。〕

〔鞭炮爆响，双喜吹奏热烈的唢呐曲。〕

〔丁凯、月梅一身新，喜气洋洋地上。〕

〔燕燕领一群孩子拥上。〕

方队长 （喊着上）来迟了，来迟了！

丁 父 方队长，来迟的要罚一坛子老酒。

方队长 认罚，认罚。老丁、月梅的喜酒，我不喝它二斤，也要喝个斤半。

方 嫂 （拉队长）少逞能！

双 喜 哎，嫂子，这儿不是管教我方大哥的地方。

〔众哄笑。

方队长 今天三喜临门，大家就笑个够。

老保管 （指点横额）哎，队长，明明是“双喜临门”，咋可是三喜？

方队长 你听么：老丁平反，调到地区挑重担，这是一喜；月梅这只金凤凰落到了咱这棵梧桐树上，这是二喜；（掏出《公开信》举起）看，党中央发表了给党、团员和干部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大抓计划生育——

丁 凯 （忙看《公开信》，激动地）这一下我们就更有希望了！

方队长 所以这就是“三喜临门”。

易 嫂 不叫人养娃，哪可算是个啥喜事么。

老保管 不是不叫养，是不叫象你那样成串串地养。

〔众哄笑，易嫂打老保管。

方队长 哎，咱山里的老规程，新娘子要唱喜歌才准入洞房，欢迎月梅给咱唱一个好不好？

众客人 好！

〔月梅低头微笑，羞涩。〕

老保管 哎，队长嫂子，把你当年跑旱船秧架式拿出来，唱！

双喜 欢迎介绍人先来一个！

众 红娘来一个！（拍手、欢叫，娃娃们笑闹）

方嫂 唱就唱，咱又不是十七、十八的。

（唱）

哎——

新娘子美的象朵花，

新郎官乐得笑哈哈。

众 （笑）好，再来一个！

方嫂 月梅，嫂子给你起了头，快唱啊！（拉月梅走到前场）

辛月梅 好，我唱。

（唱）

要唱就唱咱的家乡好，

铁牛唱歌云里跑，

满山的银耳花儿俏，

芝麻开花节节高……

〔幕后伴唱反复后两句。〕

众 （欢笑，鼓掌，高喊）唱得好！再唱一个。

丁母 （笑喊）老嫂子，大兄弟，他嫂子，大哥，快都请到后头坐席！

丁父 家常便饭，水酒一杯，热闹热闹。请请请！

〔主人拱让客人进后院，孩子们拥下。

〔丁凯进屋。

〔方嫂拉住月梅。

方 嫂 月梅，大喜的日子，怎么不戴花？（摘下一朵玫瑰插梅鬓角）玫瑰红艳艳，日子比蜜甜。这一回呀，你可是遇上了个好人。

辛月梅 （羞涩、幸福地）嫂子！——

方 嫂 （亲切地拉月梅手）走吧。

〔二人亲切地谈着进后院。

〔苗继祖上。

苗继祖 （辨认地方）一道竹篱墙，五间新瓦房。这大概就是丁家。（进门）

丁 凯 （拿酒瓶出屋）同志——

苗继祖 （满面笑容）啊，你就是地区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丁主任吧？

丁 凯 啊，我还没有报到呢。请坐！（递烟）你是？——

苗继祖 我在地区卫生局，姓苗。

丁 凯 哦，是苗副局长吧？苗局长来这里——

苗继祖 我下乡搞调查研究，顺路拜访。听说丁主任很早以前就写过一篇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论著，很是精辟。咱们地区卫生局办了个内部情况交流，很想优先采用啊。

丁 凯 哦，苗局长对人口问题很关心呀。

苗继祖 哈，当前的一件大事么。

〔易嫂上。〕

易嫂 新郎官，客人都等着你去敬酒呢。

丁凯 就来，就来。（把酒瓶给易嫂，转对苗）我去泡杯茶来。（从另侧下）

苗继祖 哦，丁主任在办喜事？

易嫂 是呀，娶的是后山大队妇女主任辛月梅。

苗继祖 （惊，背白）啊，辛月梅！……

易嫂 同志，坐席走。

苗继祖 哦，不，不！

易嫂 那你坐，坐！（下）

苗继祖 哎呀，此地不能久留。（欲下）

〔辛月梅端一杯酒喊上。〕

辛月梅 老丁，老丁！

苗继祖 啊！你……

〔辛月梅、苗继祖两人碰面。〕

辛月梅 你……你来干什么？

苗继祖 我……你……（强自镇定）恭喜你啊！

辛月梅 喜？……哼，你给我的一杯苦酒，我还没有喝完呢！（猛放酒杯于桌上，怒视苗）

苗继祖 月梅，话不能这样说，我也是……（找词）喝不尽的苦酒哇！

辛月梅 哼，你是步步高升，官星高照，百事如意么。

苗继祖 唉，人生无子万事空啊！

（唱）

年过四十添白发，
膝下冷落无娃娃。
多少好梦全是假，
心绪烦乱难自拔。
亲友议论老母骂，
分手实出没办法。
时光流水成过去，
往日事就让它一风刮。

辛月梅 （唱）

水难洗，风难刮，
深深的伤痕心上扎。
你为了把那孝子的牌匾挂，
把妇女当作一片麻。

〔丁母上，见状止步。易嫂上，丁母挡住易嫂。〕

苗继祖 （恼羞成怒）什么，我为了挂孝子牌？哼！

辛月梅 （冷笑）哼！……口里讲的革命话，心里想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惜了你的干部头衔！

苗继祖 （气极）你……你……我还是那句老话：女人不生娃，不如一片麻！

辛月梅 （愤怒地）你给我走！

苗继祖 哼！不要得意的太早。我苗继祖绝不会断子绝孙，只怕你害了苗家，又害丁家！

辛月梅 你……

〔苗下。〕

辛月梅 （迷惘、激愤）害了苗家害丁家……害了苗家害丁家！（踉跄进屋）

〔丁凯端茶出，没注意到丁母。〕

〔丁母痴痴呆呆，易嫂扶丁母坐石墩上。〕

〔二婶上。〕

二 婶 老妹子，我要敬你一盅喜酒。

易 嫂 噫！（从丁母身后溜过去，拿起自己和二婶子的提篮，悄声对婶）闹了半天，新娘子才是个不下蛋的母鸡。

二婶子 （惊）谁说的？

易 嫂 她先头那个男人刚才在这儿说的。……唉，原想冲喜，反惹一身臊气。快回！快回！

〔方嫂上。〕

方 嫂 哎，二婶子，正上菜呢，你咋可起席了？

二 婶 （支吾、推辞）啊，唉！这一阵我心口咋有些疼。（捂心口）

易 嫂 （快嘴快舌地）哎，队长娘子，你精明得麻雀飞过去都能认公母，咋就把咧不生不养的介绍给丁大夫了？

方 嫂 啊？……哎，不养娃咋啦？我看还好，省了计划生育一道手续。

易 嫂 哟，把扁的都说成圆的了。

（拉二婶走，边走边说）这下子可把人家丁大夫坑害一辈子。（二人下）

方 嫂 你……易家的，你把话说清楚！（追下）

〔丁父上。〕

丁 父 老婆子，老婆子！（见丁母两眼发直，惊呼。）娃他妈，你犯了啥病了？

辛月梅 （急出屋，见状）我给妈倒水去。

〔辛月梅进屋。〕

丁 母 ……（压抑地哭）

丁 父 娃大喜的日子，你这是咋了？

〔月梅端水出屋。〕

丁 母 唉！你听乡亲们刚才都说啥来！？

丁 父 说啥来？

丁 母 唉！说不成……都怪咱当爹妈的没主见，把娃坑害了！（泣）

〔月梅惊，退至屋门口。〕

丁 父 这是啥话么？

丁 母 丁凯娃好容易展腰扬眉，可寻了月梅，不能生养，害的娃到后来没有下场……

〔月梅痛心疾首，掩面进屋。〕

丁 父 你看你！这事月梅娃又没瞞咱，你咋能见风就是雨呢。万不能叫乡亲们看了笑话。走走走！（扶老伴下）

辛月梅 （无力地走出房门，茫然四顾，看到鲜红的对联，

凄苦地低语)“双喜临门”!“双喜临门”……(抬起颤抖的手，轻轻地摘下鬓角的鲜花，凝视有顷，轻轻揉碎，掩面而泣)

〔幕后哀婉的合唱：

心已碎，花滴泪，

一场欢喜化成灰。

多少苦，多少恨，

多少悲愤说与谁！

辛月梅 天哪！

(唱)

为什么阳光普照雾难退，

寒霜依旧把花草摧？

为什么朗朗乾坤新社会，

旧观念仍在施淫威？

为什么大路千条我难迈腿，

天宽地阔我无所归？

唱不完的苦酒浸血泪，

醒不来的恶梦绕惊魂。

酿成了喜酒多甜美，

好梦一场落空杯！

(走到新房门口，痛楚地呼唤着)老丁啊！

你一片热肠化春水，

浇开我心头枯枝梅。

连心的长堤誓不毁，

肠牵梦绕心相随。

〔脱下嫁衣，依恋地怅望，一步三回首。〕

〔幕后合唱：〕

一步三回首啊，

盘石脚上坠，

珍重千万待春回！

〔梅转身走，与老丁相遇。〕

丁 凯 月梅，你这是——

辛月梅 老丁，我不忍惹母亲难过、让你作难，咱们的事……

丁 凯 （焦急，真挚地）月梅呀！

（唱）

患难相交死不悔，

寒梅不怕冷风吹。

莫道人言太可畏，

暖气微微春已归。

辛月梅 老丁，我知道你的心，可我也知道妈的苦……

丁 凯 妈受过苦，妈更懂得道理。她一时想不通，咱给她做工作么。

燕 燕 （跑出）爸爸，你们快来呀！（见梅神气）阿姨，你这是要干啥去？

辛月梅 阿姨我……我有点事。（欲走）

燕 燕 （拉住梅衣）嗯，我不让你走！

辛月梅 燕燕……